



抱朴子外篇

之二十一

清鑒

抱朴子曰。咸謂勇力絕倫者。則上將之器。洽聞治亂者。則三九之才也。然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而皆喪元辱主。授首非所。孔融邊讓。文學邈俗。而竝不達治務。所在敗績。鄧禹馬援。田閔諸生。而善於用兵。蕭何曹參。不涉經誥。而優於宰輔。爾則知人果未易也。欲試可乃已。則恐成舊寫本成字空白疑衍折足覆餗。欲聽言察貌。則或似是而非。真偽混錯。然而世人甚以爲易。經耳過目。謂可精盡。余甚猜焉。未敢許也。區別臧否。瞻形得神。存乎其人。不可力爲。自非明竝日月。聽聞無音。

者願加清澄以漸進用不可頓任輕假利器收還之
既甚難所損者亦已多矣無以一事闇保其餘同乎
己者未必可用異於我者未必可忽也或難曰夫在
天者垂象在地者有形故望山度水則高深可推風
起雲飛則吉凶可步智者觀木不瘁則悟美玉之在
山覲岸不枯則覺明珠之沈淵彗星出則知鱸魚之
方死日月蝕則識騏驎之共鬪華霍不須稱而無限
之重可知矣江河不待量而不測之數已定矣鴻鵠
之翼駉騏之足雖未飛走輕迅可必也豪曹之劔徐
氏匕首雖未奮擊其立斷無疑也駁子有吞牛之容
鸚鵡有凌勢

貌卉茂者土必沃魚大者水必廣虎

尾不附狸身象牙不出鼠口叔魚無馱之心見於初
生之狀食我滅宗之徵著乎開胞之始申童覺竊妻
之巫臣張負知將貴之陳平范子所以絕迹於五湖
者以句踐蜂目而烏喙也趙人所以息意於爭鋒者
以白起首銳而視直也文王之接呂尚桑陰未移而
知其足師矣玄德之見孔明畧景未改而腹心已委
矣郭泰中才猶能知人故入潁川則友李元禮到陳
留則結符偉明入外黃則親韓子助至蒲亨則師仇
季知後漢郭太傳作
雲中丘季智止學舍則收魏盧本改德公觀
作龐非耕者則拔茅季偉竒孟敏於擔負戒元艾之必敗終
如其言一無差錯必能簡精鈍於符表詳舒急乎聲

氣料明闇於舉厝察清濁於財色觀取與於宜適謂
虛實於言行考操業於閨闈校始終於信効善否之
驗不其易乎抱朴子荅曰余非謂人物了不可知知
人挺無形理也徒以斯術存乎大明非夫當疑作人
自許然而世士各謂能之是以有云以警付任耳夫
貌望豐偉者不必賢而形器尅瘁者不必愚咆哮者
不必勇淳淡者不必怯或外候同而用意異或氣性
殊而所務合非若天地有常候山川有定止也物亦
故有遠而易知近而難料譬猶眼能察天衢而不能
周項領之間耳能聞雷霆而不能識螳蝻之音也唐
呂樊許善於相人狀唯知壽夭貧富官秩尊卑而不

能審情性之寬剋志行之洿隆惟帝難之況庸人乎
而吾子舉論形之例詰精神之談未修其本殆失指
矣夫亡射之箭皆破秋毫然準的恒不得爲工叔向
之母申氏之子非不一得然不能常也陶唐稽古而
失任姬公欽明而謬授尼父遠得崇替於未兆近失
澹臺於形骸延州審清濁於千載之外而蔽竒士於
咫尺之內知人之難如此其甚郭泰所論皆爲此人
過上聖乎但其所得者顯而易識其所失者人不能
紀且夫所貴貴乎見俊才於無名之中料逸足乎吳
坂之間撥懷珠之蚌於九淵之底指含光之珍於積
石之中若伯喈識絕音之器於煙燼之餘平子剔逸

響之竹於未用之前六軍之聚市人之會暫觀一觀
無所眩惑探其潛生之心計定其始終之事行乃爲
獨見不傳之妙耳若如未論句有脫誤盧本
作未論亦未確必俟考
其操蹈之全毀觀其云爲之好醜此爲絲線旣經於
銓衡布帛已歷於丈尺徐乃說其斤兩之輕重端匹
之修短人皆能之何煩於明哲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二

行品

抱朴子曰擬玄黃之覆載揚明竝以表微文彪曷而
備體獨澄見以入神者聖人也稟高亮之純粹抗峻
標以邈俗虛靈機以如愚不貳過而諂黷者賢人也
居寂寞之無爲蹈修直而執平者道人也盡烝嘗於
存亡保髮膚以揚名者孝人也垂惻隱於有生恒恕
己以接物者仁人也端身命以徇國經險難而一節
者忠人也覲微理於難覺料倚伏於將來者明人也
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
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

辱以苟合

藏本作命從舊寫本改

者雅人也據體度以動靜每

清詳而無悔者重人也體冰霜之粹素不染潔於勢利者清人也篤始終於寒暑雖危亡而不猜者義人也守一言於久要歷歲衰而不渝者信人也摛銳藻以立言辭炳蔚而清允者文人也奮果毅之壯烈騁干戈以靜難者武人也甄墳索之淵奧該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銳乃心於精義吝寸陰以進德者益人也識多藏之厚亡臨祿利而如遺者廉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志於可欲者貞人也卹急難而忘勞以憂人爲己任者篤人也潔皎分以守終不遜避而苟免者節人也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

每居卑而推功雖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敦睦於九族必居正以赴理者順人也臨凝結而能斷操繩墨而無私者幹人也拔朱紫於中搆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步七曜之盈縮推興亡之道度者術人也赴白刃而忘生格兕虎於林谷者勇人也整威容以肅衆仗法度而無二者嚴人也創機巧以濟用總音數而竝精者藝人也凌強禦而無憚雖險逼而不沮者黠人也執匪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謗譏而晏如不懼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榮譽而不歡遭憂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群疑者果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乾沒於僥倖

者謹人也奉禮度以戰兢及親疎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無欲時雖移而不變者朴人也凡此諸行了無一然而不躋善人之迹者下人也門人請曰善人之行既聞其目矣惡者之事可以戒俗者願文垂誥焉抱朴子曰不致養於所生損道而危身者悖人也懷邪偽以偷榮豫利已而忘生者逆人也背仁義之正途苟危人以自安者凶人也好爭奪而無馱專醜正而害直者惡人也出繩墨以傷刻心好殺而安忍者虐人也飾邪說以浸潤構謗累於忠貞者讒人也雖言巧而行違實履濁而假清者佞人也不原本於枉直苟好勝而肆怒者暴人也措細善以取信陰

挾毒而無親者姦人也承風指以苟容揆主意而扶非者諂人也言不計於反覆好輕諾而無實者虛人也覩利地而忘義棄廉恥以苟得者貪人也覲豔逸而心蕩飾誇綺而思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失計而多悔者闇人也背訓典而自任恥請問於勝已者損人也知善事而不逮雖多爲而無成者劣人也委德行而不修奉權勢以取媚者弊人也履蹊徑以僥速推貨賄以爭津者邪人也既傲很以無禮好凌辱乎勝已者悍人也被抑枉而自誣事無苦而振囁者怯人也治細辯於稠衆非其人而盡言者淺人也闇事宜之可否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也知事非

而不改聞良規而增劇者惑人也無濟恤之仁心輕
告絕於親舊者薄人也既疾其所不逮喜他人之有
災者妬人也專財穀而輕義觀困匱而不振者吝人
也冒至危以僥倖值禍敗而不悔者愚人也情局碎
而偏黨志唯務於盈利者小人也騁鷹犬於原獸好
博戲而無已者迷人也忘等威之異數使飾玩之誇
麗者奢人也耽聲色於飲讌廢慶弔於人理者荒人
也既無心於修尚又怠惰於家業者嬾人也無抑斷
之威儀每脫易而不思者輕人也觀道義而如醉聞
貨殖而波擾者穢人也杖淺短而多謬闇趨舍之臧
否者笨原注步本切人也憎賢者而不貴聞高言而如聾

者嚚人也覩朱紫而不分雖提耳而不悟者蔽人也
違道義以趨起冒禮刑而罔顧者亂人也每動作而
受嗤言發口而違理者拙人也事酋豪如僕虜值衰
微而背惠者慝人也捐貧賤之故舊輕人士而踞傲
者驕人也棄衰色而廣欲非宦學而遠遊者蕩人也
無忠信之純固背恩養而趨利者叛人也當交顏而
面從至析離而背毀者僞人也習強梁而專已距忠
告而不納者刺人也抱朴子曰人技未易知真僞或
相似士有顏貌修麗風表閑雅望之溢目接之適意
威儀如龍虎盤旋成規矩然心蔽神否才無所堪心
中所有盡附皮膚口不能吐片竒筆不能屬半句入

不能宰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銜命則命辱動
靜無宜出處莫可蓋難分之一也士有貌望樸悴容
觀矧陋聲氣雌弱進止質澀然而含英懷寶經明行
高幹過元凱文蔚春林官則庶績康用武則克全獨
勝蓋難分之二也士有謀猷淵邃術畧入神智周成
敗思洞幽玄才兼能事神器無宜而口不傳心筆不
盡意造次之接不異凡庸蓋難分之三也士有機變
清銳巧言綺粲擊引譬喻淵湧風厲然而口之所談
身不能行長於識古短於理今爲政政亂牧民民怨
蓋難分之四也士有外形足恭容處言恪而神疏心
慢中懷散放受任不憂居局不治蓋難分之五也士

有控弦命中空拳入白倒乘立騎五兵畢習而體輕
慮淺手勦心怯虛試無對而實用無驗望塵奔北聞
敵失魄蓋難分之六也士有梗槩簡緩言希貌樸細
行闕漏不爲小勇跼踖拘檢犯而不校握爪垂翅名
爲弱愿然而膽勁心方不畏強禦義正所在視死猶
歸支解寸斷不易所守蓋難分之七也士有孝友溫
淑恂恂平雅履信思順非禮不蹈安困潔志操清冰
霜而疏遲迂闊不達事要見機不作所爲無成居已
梁倡受任不舉蓋難分之八也士有行己高簡風格
峻峭嘯傲偃蹇凌儕慢俗不肅檢括不護小失適情
率意旁若無人明黨排譴談者同敗士友不附品藻

所遺而立朝正色知無不爲忠於奉上明以攝下蓋
難分之九也士有含弘曠濟虛已受物藏疾匿瑕溫
恭廉潔勞謙沖退救危全信寄命不疑託孤可保而
純良暗權仁而不斷善不能賞惡不忍罰忠貞有餘
而幹用不足操柯猶豫廢法効非枉直混錯終於負
敗蓋難分之十也夫物有似而實非若然而不然料
之無惑望形得神聖者其將病諸況乎常人故用才
取士推昵結友不可以不精擇不可以不詳試也若
乃性行之惑變始正而終邪若王莽初則美於伊霍
晚則劇於趙高又非中才所能逆盡也若令士之易
別如鶴鷄之與鴻鵠狐兔之與龍麟者則四凶不得

官於堯朝管蔡不得幾危宗周仲尼無澹臺之失延
陵無捐金之恨伊尹無七十之勞項羽無嫌范之悔
矣所患於其如砒砒

原注上音武下音夫

之亂瑾瑜鶴螟

卽焦明

之似鳳皇凝冰之類水精煙熏之疑雲氣故令不謬
者尠也惟帝難之矧乎近人哉夫惟大明玄鑒幽微
靈銓揣物思灼沈味瞻山識璞臨川知珠士於難分
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抑揚咸允武丁
姬文不獨治而傳說呂尚不永棄高莽宰嚭不得戍
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僞矣斯蓋取士之較略選
擇之大都耳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之所備

者不生訟心貪吝者無利重受乃王治之要術不易之永法也抱朴子荅曰劉君愍德讓之凌替疾民爭之損化雖速我訟室家不足用和之貴將遂淪胥創讜言以拾世遺建嘉謀以拯流遁紛譁之俗將以此而易無恥之風將由茲而移彌綸情僞固難閒矣誠經國之永法至益之篤論也洪以不敏不識至理造次承問竊有疑焉夫婚媾之結義無逼迫彼則簡擇而求此則可意乃許輕諾後悔罪在女氏食言弃信與奪任情嚴防峻制未之能弭今猥恣之唯責裨媵倍貧者所憚也豐於財者則適其願矣後所許者或能富殖助其裨媵必所甘心然則先家拱默不得有

言原情論之能無怨歎乎夫不伏之人視死猶歸血刃之禍於是將起今苟惜其辭訟之小醜而搆其難忍之大恨所謂愛其儻原注子由切覽之煩忘其凋殞之酷也夫買物於市者或加價而奪之則眇忍而不忿然矣況乎見奪待告之妻哉此法遂用者將使結婚者雖納敬親迎猶抱有見奪之慮何者劉君之論以同牢爲斷固也爾則女氏雖受幣積年恒挾在意之威恃可數奪必惰於擇婿婿小不得意便得改悔結讎速禍莫此之甚矣曩人畫法慮關終始杜漸防萌思之良精而不關恣奪之路斷以報板之制者殆有意乎儻令女有國色傾城絕倫而值豪右權臣之徒

目玩冶容心忘禮度資累千金情無所吝十倍還娉
猶所不憚況但一乎華氏不難於殺孔父而取其妻
楚人爲子迎婦以其美而自納之以此論之豈惜傾
竭居產以助女氏還前家之直哉小人輕薄睡原注
五解
魚計眦原注在解
二切成怨又喜委衰逐盛踢冷趨熱此
法之行則必多奪貧賤而與富貴者矣不審吾君何
方以防弊乎或曰可使女氏受娉禮無豐約皆以卽
日報板後皆使時人署姓名於別板必十人已上以
備遠行及死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荅壻家書必
手書一紙若有變悔而證據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
加刑罪如此庶於無訟者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四

真九

酒誠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順也
 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
 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耳者必妍音
 淫聲也惑鼻者必藟原注昌蕙芬馥也惑口者必珍
 羞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者畢惑則或承
 之禍為身患者不亦信哉是以智者嚴隱括於性理
 不肆神以逐物檢之以恬愉增之以長算其抑情也
 劇乎隄防之備決其御性也過乎腐轡之乘奔故能
 內保永年外免釁累也蓋飢寒難堪者也而清節者

不納不義之穀帛焉困賤難居者也而高尚者不處
危亂之榮貴焉蓋計得則能忍之心全矣道勝則害
性之事棄矣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毫分之
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
耽之惑之甚原注息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
莫能絕又不肖節縱心口之近欲輕召災之根源似
熱渴之恣冷雖適已而身危也小大亂喪亦罔非酒
然而俗人是酣是酒原注音酒其初筵也抑抑濟濟言希容
整詠湛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温
克之義日未移晷體輕目熱夫琉璃海螺之器竝用
滿酌罰餘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韉投井於是口涌

鼻溢濡首及亂屢僂蹢躅舍其坐遷載號載呶原注女
也如沸如羹或爭辭尚勝或啞啞原注烏格獨笑或
無對而談或嘔吐几筵或慎藏本作值羣書治要載
作蹙原注居良倡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流華督之顧
助怯懦者效慶忌之蕃捷遲重者蓬轉而波擾意林
整肅者鹿踊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搖掌而諧聲
藏本作垂掌而謙卑而不競者悉禪瞻以高交意林
諧聲從意林改廉恥之儀毀而荒錯之疾發闕昔之性露而
高發禪瞻而傲很之態出精濁神亂臧否顛倒或奔車走馬赴阬
原注客谷而不憚以九折之阪為螳封或登危踟躕
庚切雖墮墜而不覺以呂梁之淵為牛跡也或肆忿於器

物或酖營

原注為命切酖酒

於妻子加枉酷於臣僕用剡鋒

乎六畜

本脫六畜二字從羣書治要補

熾火烈於室廬掙寶玩於淵

流遷威怒於路人

本作踞人從羣書治要改

加暴害於士友褻嚴

主以夷戮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尚辭

煩而叛理拜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

前幼賤悖慢於耆宿之坐謂清談為詆詈以忠告為

侵已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奮而罔顧乎

前後搆漉

羣書治要作灑

血之讎招大辟之禍以少凌長則

鄉羣書治要作那黨加重責矣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

發人所諱則壯士不能堪矣計數深尅則醒者不能

恕矣起衆患於須臾結百痾於膏肓

原注呼

奔駟不

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無自反之蹊蓋智者所深防

而愚

藏本作煦

人所不免也其為禍敗不可勝載然而歡

集莫之或釋舉白盈耳不論於能否計瀝霑於小餘

以稽遲為輕已傾匡注於所敬殷勤變

藏本作勸盧本作勸從羣

要改書治而成薄勸之不持督之不盡怨羣書治要作惡色醜音

所由而發也夫風經府藏使人惚恍及其劇者自傷

自虞或遇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於

醉之病性何異於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

節酒若畏酒如畏風憎醉如憎病

本今但作若畏風憎病從羣書治要

補又意林作君若畏酒則荒沈之咎塞而流連之失

止矣夫風之為疾羣書治要作病猶展攻治酒之為變在乎

呼噏及其悶亂

本作閒亂從羣書治要改

若存若亡視泰山如彈

丸見滄海如盤盂仰嚙

原注荒且切

天墮俯呼地陷臥待

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用身之如此亦安能惜敬恭之禮護喜怒之失哉昔儀狄既疏大禹以興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以戴尊銜孟景升荒壤以三雅之爵劉松爛腸以逃暑之飲郭珍發狂以無日不醉信陵之凶短襄子之亂政趙武之失衆子反之誅戮漢惠之伐命灌夫之滅族陳遵之遇害季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衆我寡良箴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曩者旣年荒穀貴人有

醉者相殺牧伯因此輒有酒禁嚴令重申官司搜索

收執榜

原注薄行切擊也

徇者相辱

當作屬

制鞭而死者大半

防之彌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釀油囊懷酒民之

好此可謂篤矣余以匹夫之賤託此空言之書末如

之何矣又臨民者雖設其法而不能自斷斯物緩已

急人雖令不從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以此而教教安

得行以此而禁禁安得止哉沽賣之家廢業則困遂

修飾賂遺依憑權右所屬吏不敢問無力者獨止而

有勢者擅市張墟專利乃更倍售從其酤買公行靡

憚法輕利重安能免乎哉

意林作安能令絕乎或人難曰夫夏

桀殷紂之亡信陵漢惠之殘馨色之過豈唯酒乎以

其生患於古而斷之於今所謂以褒姒喪周而欲人君廢六官以阿房之危秦而使王者結草菴也蓋聞昊天表酒旗之宿坤靈挺空桑之化燎柴員丘瘞葬圻澤裸鬯儀彝實降神祇酒為禮也已上三十四字從書鈔一百四十八補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唯酒無量仲尼之能也姬旦酒肴不徹故能制禮作樂漢高婆娑巨醉故能斬蛇鞠旅于公引滿一斛而斷獄益明管輅傾仰三斗而清辯綺粲揚雲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子圍疑誤醉無所識而霸功以舉一瓶之醪傾而三軍之眾悅解毒之觴行而盜馬之屬感消憂成禮策勲飲至降神合人非此莫以也內速諸父外將嘉賓如淮如

澠春秋所貴由斯言之安可識當作誠乎抱朴子答曰

酒旗之宿則有之矣譬猶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水火之原於是在焉然節而宣之則以養生立功用之失適則焚溺而死豈可恃懸象之在天而謂水火不殺人哉宜生之具莫先於食食之過多實結癥瘕況於酒醴之毒物乎藏本作毒之物乎從盧本乙轉夫使彼夏桀殷紂

信陵漢惠荒流於亡國之淫聲沈溺於傾城之亂色皆由乎酒熏其性醉成其勢所以致極情之失忘修飾之術者也我論其本子識其末謂非酒禍禍其安出是獨知猛雨之霑衣而不知雲氣之所作唯患飛埃之糝目而不覺颯風之所為也千鍾百觚不經之

言不然之事明者不信矣夫聖人之異自才智至於形骸非能兼人有七尺當有三丈之長萬倍之大也一日之飲安能至是仲尼則畏性之變不敢及亂周公則終日百拜肴乾酒澄上聖戰戰猶且若斯況乎庸人能無悔乎漢高應天承運革命向雖不醉猶當斬蛇于公聰達明於聽斷小大以情不失枉直是以刑不濫加世無怨民但其健飲不卽廢事若論大醉亦俱無知決疑之才何賴於酒未聞臯繇甫侯子產釋之醉乃折獄也管輅年少希當劇談故假酒勢以助膽氣若過其量亦必迷錯及其刺毫釐於爻卦索鬼神之變化占氣色以決盛衰聆鳴鳥以知方來候風雲而尅吉凶觀碑柏而識禍福豈復須酒然後審之揚雲通人才高思遠英瞻之富稟之自天豈藉外物以助著述及其數飲由於偶好亦或有疾以宣藥勢耳子圍肆志蓋已素定雖復不醉亦於終果瓶醪悅衆寓言之喻誠能賞罰允當威恩得所長算縱橫應機無方則士思果毅人樂奮命其不然也雖流酒淵何補勝負繆公飲盜造次之權舍法長惡何足多稱哉豈如慎之邪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五

疾謬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漸積敬讓莫崇傲慢成俗

儔類飲會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唯在

擗蒲彈棋所論極於聲色之間舉足不離本作舉口

書治綺繡紈袴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

清談講本作論從羣道之言專以醜辭嘲弄為先以

如此者為高遠以不爾者為駮原注五駮野於是馳

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猶宵蟲之赴明燭學

之者猶輕毛意林之應麟原注甫風嘲戲之談或上

及祖考或下逮婦女往者務其必藏本深焉報者恐

其不重焉。倡之者不慮見答之後患。和之者恥於言
輕之不塞。周禾之芟。温麥之刈。實由報恨不能已也。
利口者扶強而黨勢。辯給者借錄以刺敵。原注錄耳由切敵扶
發以不應者為拙劣。以先止者為負敗。如此交惡之
辭焉能羣書治要作得默哉。其有才思者之為之也。本作者為人也
從羣書治要補改。猶善於依因機會。準擬體例。引古喻今。言
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不傷。不損人之所諱。不犯人
之所惜。若夫拙者之為之。本作者從羣書治要改也。則枉曲直
湊。使人愕愕然。妍之與媿。其於宜絕。豈唯無益而已
哉。乃有使酒之客。及於難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
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而成讎。絕交

壞身。搆隙致禍。以杯螺相擲者有矣。以陰私相訐。原注居謁切
者有矣。昔陳靈之被矢。灌氏本作管氏從羣書治要改之
泯族。匪降自天。口實為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三緘
之戒。豈欺我哉。激雷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輪不能
磨斯言之既玷。原注音點雖不能三思而吐清談。猶可息
謔調以防羣書治要禍萌也。尊其辭令。敬其威儀。使言
無口過體。無倨原注居御切容。可法可觀。可畏可愛。蓋遠
辱之良術。全交之要道也。且夫慢人者。不愛其親者
也。輕鬪者。不重遺體者也。皆陷不孝。可不詳乎。然而
迷謬者。無自見之明。觸情者。諱逆耳之規。疾美而無
直亮之鍼。原注職漢切艾羣惑而無指南。以自反。諂媚小

人歡笑以贊善面從之徒拊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
覺其非自謂有端晏之捷過人之辯而不悟斯乃招
患之旌召害之符傳非之驛傾身之車也豈徒滅其
方策之令聞羣書治要作問虧其沒世之德音而已哉蓋雖
有偕老之慎不能救一朝之過雖有陶朱之富不能
贖片言之謬故毫釐之失有千里之差傷人之語有
劔戟之痛積微致著累淺成深鴻羽所以沈龍舟羣
輕所以折勁軸寸鱗所以燔百尋之室蠹蝸所以仆
原注普切連抱之木也古賢何獨踟躕恂恂之如彼今
人何其憤慢傲放之如此乎是以高世之士望塵而
旋迹輕薄之徒響赴而影集謀事無智者之助居危

無切磋之益良史懸筆無可書之善談者含音無足
傳之美令聞不著醜聲宣流沒有餘貶貽譏將來始
無可法終無可紀斯亦志士之恥也安忍爲之過而
不改斯誠委夷路而陷叢棘舍嘉旨而咽鈎吻者也
豈所謂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以小惡爲無損而不
止以至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邪余願世
人改其無檢之行除其驕吝之失遣其誇矜尚人之
疾絕息嘲弄不典之言則趙勝之門無去客黃祖之
楫無所用矣抱朴子曰或有不治清德以取敬而仗
氣力以求畏其入衆也則亭立不坐爭處端上作色
諧聲逐人自安其不得意恚懟不退其行出也則逼

狹之地恥於分塗振策長驅推人於險有不卽避更
加攄頓嗚呼悲哉此云古之卑而不可踰推蔭讓路
勞謙下士無競於物立若不勝衣行若不容身者何
其緬然之不肖哉夫德盛操清則雖深自挹降而人
猶貴之若履蹈不高則雖行凌暴而人猶不敬假令
外服人體內失人心所謂見憎惡非爲見尊重也昔
莊生未食趙王側立騶衍入壇燕君擁篲康成之里
逆虜望拜林宗之庭莫不卑肅非力之所服也夫以
抄盜致財雖巨富不足嘉凶德脅人雖見憚不足榮
也然而庸民爲之不惡故聞其言者猶鳴梟之來鳴
也覩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詣則如妖怪

之集也其在道塗則甚逢虎之羣也愚夫行之自矜
爲豪小人徵之以爲橫階亂靡有定寔此之由也然

敢爲此者非必篤頑也率多

本無多字從羣書治要補

冠蓋之後

勢接之門素頗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旣粗立本情
便放或假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佻榮位或以
婚姻而連貴戚或弄毀譽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態發
病出黨成交廣道通步高清論所不能復制繩墨所
不能復彈遂成鷹頭之蠅廟垣之鼠所未及者則低
眉掃地以奉望之居其下者作威作福以控御之故
勝己者則不得聞聞亦陽不知也滅己者則不敢言
言亦不能禁也夫災蟲害穀至降霜則殄矣佞雄亂

羣。值嚴時則敗矣。獨善其身者。唯可以不冝事之。不行倣之而已耳。有斧無柯。其如之何哉。抱朴子曰。詩美睢鳩。貴其有別。在禮男女無行。媒不相見。不雜坐。不通問。不同衣物。不得親授。姊妹出適而反。兄弟不共席而坐。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婦人送迎不出門。行必擁蔽其面。道路男由左。女由右。此聖人重別。杜漸之明制也。且夫婦之間。可謂昵矣。而猶男子非疾病。不晝居於內。將終不死。婦人之手。況於他乎。昔魯女不幽居深處。以致扈犖。原注力之變。孔妻不密。潛戶各切。庭以起華督之禍。史激無防。有汗種之悔。王孫不嚴。有杜門之辱。而今俗婦女。休其蠶織之業。廢其玄統。

之務。不績其麻。市也。婆婆。舍中饋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從。詣之適親戚。承星舉火。不已于行。多將侍從。曄曄盈路。婢使吏卒。錯雜如市。尋道褻謔。可憎可惡。或宿于他門。或冒夜而反。遊戲佛寺。觀視漁畝。登高臨水。出境慶弔。開車褰幃。周章城邑。盃觴路酌。絃歌行奏。轉相高尚。習非成俗。生致因緣。無所不冝。誨淫之源。不急之甚。刑于寡妻。家邦乃正。願諸君子。少可禁絕。婦無外事。所以防微矣。抱朴子曰。輕薄之人。迹廁高深。交成財贖。名位粗會。便背禮叛教。託云率任。才不逸倫。強為放達。以傲兀無檢者。為大度。以惜護節操者。為澀少。於是臘鼓垂無賴之子。白醉耳熱之。

後結黨合羣遊不擇類奇士碩儒或隔離而不接妄
行所在雖遠而必至攜手連袂以遨以集入他堂室
觀人婦女指玷修短評論美醜不解此等何爲者哉
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嚴飾未辦不復窺聽犯門
折關踰堦原注居毀切穿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妾媵
藏避不及至搜索隱僻就而引曳亦怪事也夫君子
之居室猶不掩家人之不備故入門則揚聲升堂則
下視而唐突他家將何理乎然落拓之子無骨體而
好隨俗者以通此者爲親密距此者爲不恭誠爲當
世不可不爾於是呼憤雜入室視妻促膝之狹坐
交杯觴於咫尺絃歌淫冶之音曲以誚文君之動心

載號載呶謔戲醜褻窮鄙極黷爾乃笑亂男女之大
節蹈相鼠之無儀夫桀傾紂覆周滅陳亡咸由無禮
况匹庶乎蓋信不由中則屢盟無益意得神至則形
器可忘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契親故淡而成
焉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焉何
必房集內讌爾乃款誠著妻妾飲會然後分好昵哉
古人鑒淫敗之曲防杜傾邪之端漸可謂至矣修之
者爲君子背之者爲罪人然禁疏則上宮有穿窬之
男網漏則桑中有奔隨之女縱而肆之其猶烈猛火
於雲夢開積水乎萬仞其可撲以箒箠遏以撮壤哉
然而俗習行慣皆曰此乃京城上國公子王孫貴人

所共爲也。余每折之曰：夫中州禮之所自出也。禮豈然乎？蓋衰亂之所興，非治世之舊風也。夫老聃清虛之至者也，猶不敢見乎所欲，以防心亂。若使柳下惠潔疑脫一字高行，屢接褻讌，將不能不使情生於中，而色形于表。況乎情淡者萬未一，而抑情者難多得。如斯之事，何足長乎？窮士雖知此風俗不足引進，而名勢竝乏，何以整之？每以爲慨。故常獲憎於斯黨，而見謂爲野朴之人，不能隨時之宜。余期於信己而已，亦安以我之不可從人之可乎？可歎非一，率如此也。已矣夫！吾末如之何也。彼之染入邪俗，淪胥以敗者，曷月納逆耳之讜言，而反其東走之遠迹哉？抱朴子曰：俗

閒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黷，不可忍論。或蹙以楚撻，或繫脚倒懸。酒客酣醬，不知限齊，至使有傷於流血。踈原注烏臥切折支體者，可歎者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旣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誠宜正色矯而呵之。何謂同其波流，長此弊俗哉？然民間行之日久，莫覺其非。或清談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遂詘周而疵孔，謂傲放爲邈世矣。或因變故，佻竊榮貴，或賴高援，翻飛拔萃。於是便驕矜誇，驚氣凌雲，物步高視，遠眇然自足。顧瞻否滯，失羣之士，雖實英異

忽焉若草或傾枕而延賓或稱疾以距客欲令人士
立門以成林車騎填噎於閭巷呼謂尊貴不可不爾
夫以勢位言之則周公勤于吐握以聞望校之則仲
尼恂恂善誘咸以勞謙爲務不以驕慢爲高漢之末
世則異於茲蓬髮亂鬢橫挾不帶或褻衣以接人或
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類味之遊莫切切進德問問
修業攻過弼違講道精義其相見也不復敘離闊問
安否賓則入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喚狗其或不爾
不成親至而棄之不與爲黨及好會則狐蹲牛飲爭
食競割掣撥森摺無復廉恥以同此者爲泰以不爾
者爲劣終日無及義之言徹夜無箴規之益誣引老

莊貴於率任大行不顧細禮至人不拘檢括嘯傲縱
逸謂之體道嗚呼惜乎豈不哀哉於是嘲族以敘歡
交極黷以結情款以傾倚申羣書治要者爲妖妍
標秀以風格端嚴者爲田舍朴駮以蚩鎮抗指者爲
勦令鮮倚以出言有章者爲摺荅猝突凡彼輕薄之
徒雖便辟偶俗廣結伴流更相推揚取達速易然率
皆皮膚狡澤而懷空抱虛有似蜀人瓠壺之喻胸中
無一紙之誦所識不過酒炙之事所謂傲很明德卽
讐從昧冒于貨財貪于飲食左生所載不才之子也
若問以墳索之微言鬼神之情狀萬物之變化殊方
之奇怪朝廷宗廟之大禮郊祀禘祫之儀品三正四

碩儒以下數句有
脫誤

末句亦有脫誤

始之原本陰陽律歷之道度軍國社稷之典式古今
因革之異同則悅悻自失暗鳴俛仰蒙蒙焉莫莫焉
雖心覺面牆之困而外護其短乏之病不肖謚已強
張大談曰雜碎故事蓋是窮巷諸生章句之士吟詠
而向枯簡匍匐以守黃卷者所宜識不足以問吾徒
也誠知不學之弊碩儒之貴所祖習之非所輕易之
謬然終於迷而不返者由乎放誕者無損於進趨故
也若高人以格言彈而呵之有不畏大人而長惡不
悛者下其名品則宜必懼然冰泮而革面旋而東走
之迹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六

真十

譏惑

抱朴子曰澄濁剖判庶物化生羽族或能應對焉毛
宗或有知言焉于獲識往歸終知來立禽解陰陽蚺
螳遠泉流著龜無以過焉甘石不能勝焉夫唯無禮
不廁貴性厥初邃古民無階級上聖悼混然之甚陋
愍巢穴之可鄙故構棟宇以去鳥獸之羣制禮數以
異等威之品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罄折拱則抱
鼓趨步升降之節瞻視接對之容至於三千蓋檢溢
之隄防人理之所急也故儼若冠於曲禮望貌首於
五事出門有見賓之肅閑居有敬獨之戒顏生整儀

於宵浴仲由臨命而結纓恭容暫廢惰慢已及安上
治民非此莫以蓋人之有禮猶魚之有水矣魚之失
水雖暫假息然枯糜可必待也人之棄禮雖猶覩然
而禍敗之階也魯秉周禮暴兵不加魏式干木銳寇
旋旆大楚帶甲百萬而有振槁之脆強秦殺函襲嶮
而無折柳之固豈非棄三本而喪根柢之攸召哉矧
乎安逸觸情喪亂日久風積教沮抑斷之儀廢簡脫
之俗成近人值政化之蚩役庸民遭道網之絕絜猶
網魚之去水罟圍獸之出陸羅也喪亂以來事物屢
變冠履衣服袖袂財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
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爲

快其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謂京輦貴大眉遠方皆半
額也余寔凡夫拙於隨俗其服物變不勝故不變無
所損者余未曾易也雖見指笑余亦不理也豈苟欲
違衆哉誠以爲不急耳上國衆事所以勝江表者多
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謂違本邦之他
國不改其桑梓之法也況其在於父母之鄉亦何爲
當事棄舊而強更學乎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
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
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竝用古體俱足周事余謂
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尚可不須也況
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效北語旣不能便良似可恥

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喘者，此猶其小者耳。乃有遭喪者而學中國哭者，令忽然無復念之情，昔鍾儀莊舄不忘本聲，古人躋之，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哭以洩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飾其音，非痛切之謂也。又聞貴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數食，宣藥勢以飲酒，爲性命疾患危篤，不堪風冷，幃帳茵褥任其所安，於是凡瑣小人之有財力者，了不復居於喪位，常在別房，高牀重褥，美食大飲，或與密客引滿投空，至於沈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余之鄉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難，或并在衰老，於禮唯應縗麻在身，不成喪致毀者，皆過哀啜粥，口不經甘，時人雖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勉，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遼緬乎。又凡人不解呼謂中國之人，居喪者多皆奢溢，殊不然也。吾聞晉之宣景文武四帝，居親喪皆毀瘠踰制，又不用王氏二十五月之禮，皆行七月服于時，天下之在重哀者，咸以四帝爲法，世人何獨不聞此而虛誣高人不亦惑乎。

復接引或於同造之中偏有所見復未必全得也直
以求之差勤以數接其情苞苴繼到壺榼不曠者耳
孟軻所謂愛而不敬豕畜之也而多有行諸云是自
尊重之道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下賤卑以自牧
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膏肓之癢疾安共爲之
可悲者也若夫偉人巨器量逸韻遠高蹈獨往蕭然
自得身寄波流之間神躋九竑之表道足於內遺物
於外冠摧履決藍縷帶素何屑與俗人競幹佐之便
僻修佞幸之媚容効上林喋喋之嗇夫爲春蠋夏蠅
之聒耳求之以貌責之以妍俗人徒覩其外形之粗
簡不能察其精神之淵邈務在皮膚不料心志雖懷

英抱異絕倫邁世事動可以悟舉世之術言發足以
解古今之惑含章括囊非法不談而茅蓬不能動萬
鈞之鏗鏘侏儒不能看重仞之弘麗因而蚩之謂爲
凡憤夫非漢濱之人不能料明珠於泥淪之蚌非泣
血之民不能識夜光於重崖之裏蟪蛄屯蚊眉之中
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鮒游牛迹之水不貴橫海之巨
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聰明不足以相逮理自不合
無所多怪所以疾之而不能默者願夫在位君子無
以貌取人勉勗謙損以永天秩耳抱朴子曰世人聞
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放見謂大度而不量其材力
非傲生之匹而慕學之或亂項科頭或裸袒蹲夷或

濯脚於稠衆或溲便於人前或停客而獨食或行酒而止所親此蓋左衽之所爲非諸夏之快事也夫以戴阮之才學猶以跣蹕自病得失財不相補向使二生敬蹈檢括恂恂以接物競競以御用其至到何適但爾哉況不及之遠者而遵修其業其速禍危身將不移陰何徒不以清德見待而已乎昔者西施心痛而臥於道側姿顏妖麗蘭麝芬馥見者咸美其容而念其疾莫不躊躇焉於是鄰女慕之因僞疾伏於路間形狀旣醜加之酷臭行人皆憎其貌而惡其氣莫不眴面掩鼻疾趨而過焉今世人無戴阮之自然而効其倨慢亦是醜女闇於自量之類也帝者猶執子

弟之禮於三老五更者率人以敬也人而無禮其刺深矣夫慢人必不敬其親也蓋欲人之敬之必見自敬焉不修善事則爲惡人無事於大則爲小人紂爲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爲素王則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爲犯禮之行而不喜聞遄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汙也昔辛有見被髮而祭者知戎之將熾余觀懷愍之世俗尚驕褻夷虜自遇其後羌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今天下向平中興有徵何可不共改旣往之失脩濟濟之美乎夫入虎狼之羣後知賁育之壯勇處禮廢之俗乃知雅人之不渝道化凌遲流遁遂

往賢士儒者所宜共惜法當扣心同慨矯而正之若
力之不能末如之何且當竹柏其行使歲寒而無改
也何有便當崩騰競逐其闖昔之徒以取容於若曹
邪去道彌遠可謂爲痛歎者也其或峨然守正確爾
不移不蓬轉以隨衆不改雅以入鄭者人莫能憎而
知其善而斯以不同於己者便共仇讎而不數之嗟
乎衰弊乃可爾邪君子能使以亢亮方楞無黨於俗
揚清波以激濁流執勁矢以厲羣枉不過當不見容
與不得富貴耳天爵苟存於吾體者以此獨立不達
亦何苦何恨乎而便當伐本瓦合舖糟握泥割足適
履毀方入圓不亦劇乎夫節士不能使人敬之而志

不可奪也不能使人本脫敬之至使人十不憎之而

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榮

二字從羣書治要補

本行從羣

猶

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擯之而操不可改也故分定計

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

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有草靡萍浮以

索鑿枘劂乎禮之所棄者之所爲哉抱朴子曰聞之

漢末諸無行

藏本作無徒盧本作無行據

白相品藻

次策羣驕慢傲不入道檢者爲都魁雄伯四通八達

皆背叛禮教而從肆邪僻訕毀真正中傷非黨口習

醜言身行弊事凡所云爲使人不忍論也夫古人所

謂通達者謂通於道德達於仁義耳豈謂通乎褻黷

而達於淫邪哉有似盜跖自謂有聖人之道五者也
此俗之傷破人倫劇於寇賊之來不能經久豈所損
壞一服而已若夫貴門子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
而皆科頭袒體踞見賓客既羣書治要作毀辱天官又移染
庸民後生晚出見彼或已經清資藏本作彼或以經清之資脫見字從
羣書治要校正或佻竊虛名而躬自爲之則凡夫便
謂立身當世莫此之爲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
其人多窮賤焉恣驕放者樂且易而爲者皆速達焉
於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
之操業長以買官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
其黨與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爲證曰彼

縱情恣慾而不妨其赫奕矣此救羣書治要作整身履道而
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遇
皆不由其行也然所謂四通八達者愛助附己爲之
履不及納帶不暇結攜手升堂連袂入室出則接膝
請會則直致所惠則得多屬託則常聽所欲則必副
言論則見饒有患則見救所論薦則蹇驢蒙龍駿之
價所中傷則孝已受商臣之談故小人之赴也若決
積水於萬仞之高隄而放烈火乎雲夢之枯草焉欲
望肅雍濟濟後生有式是猶炙冰使燥積灰令熾矣

此係... 高... 受... 用... 之... 人... 之... 意... 亦... 時... 有... 快... 者... 不... 為... 盡... 無... 所... 中... 也... 用... 字... 上... 疑... 脫... 不... 字...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八

百里

抱朴子曰三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其官益大其事愈優煩劇所鍾其唯百里衆役於是乎出誅求之所叢赴牧守雖賢而令長不堪則國事不舉萬機有闕其損敗豈徒止乎一境而已哉令長尤宜得才乃急於臺省之官也。用之不得其人其故無他也在乎至公之情不行而任私之意不違也。或父兄貴重而子弟以聞望見選或高人屬託而凡品以無能見敘或是所宿念或親戚匪他知其不可而能用此藏本作也等亦時有快者不為盡無所中也

用字上疑脫不字

要於不精者率多矣其能自効立勉修清約日夜在
 公以求眾譽懼風績之不美恥知己之謬舉也矣庸
 猥之徒器小志近冒于貨賄唯富是圖肆情恣慾無
 止無足藏本作元止无足從舊寫本改在所司官知其有足賴主人
 舉劾彈糾終於當解慮其結怨反見中傷不敢犯觸
 而恣其貪殘矣如此黎庶亦安得不困毒而離叛離
 叛者眾則不得不屯聚而為羣盜矣夫百尋之室焚
 於分寸之麟千丈之陂潰於一蟻之穴何可不深防
 乎何可不改張乎而秉斤兩者或舍銓衡而任情掌
 柯斧者或曲繩墨於附己選之者既不為官擇人而
 求之者又不自謂不任於是蒞政而政荒牧民而民

散或有穢濁驕奢而困百姓者矣或有苛虐酷烈而
 多怨叛者矣或有閹塞退憤而庶事亂者矣或有潦
 倒疏緩而致弛壞者矣或有好興不急而疲人力者
 矣或有藏養逋逃而行凌暴者矣或有不曉法令而
 受欺弄者矣或有以音聲酒色而致荒湎者矣或有
 圍棊樗蒲而廢政務者矣或有田獵遊飲而忘庶事
 者矣或有不省辭訟而刑獄亂者矣百姓不堪起為
 寇賊釁咎發聞寘于叢棘虧君上之明益刑書之煩
 而民之荼毒亦已深矣夫用非其人譬猶被木馬以
 繁纓何由騁迹於追風以壤龍當雲雨安能耀景於
 天衢哉若秉國之鈞出納王命者審良樂之顧眄不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八
令跛蹇廁騏驎冒昧苟得闡於自量者慮中道之顛
躓不以驚繭服鸞衡則何患庶績之不康何憂四凶
之不退三皇豈足四五帝豈難六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九

接疏

抱朴子曰以英逸而遭大明則桑蔭未移而金蘭之
協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識則不待歷試而相知之
情已審矣飄乎猶起鴻之乘勁風翩乎若勝鱗之躡
驚雲也若以沈抑而可忽乎則姜公不用於周矣若
以疏賤而可距乎則毛生不貴乎趙矣若積素行乃
託政則甯戚不顯於齊矣若貴宿名而委任則陳韓
不錄於漢矣明者舉大畧細不忤不求故能取威定
功成天平地豈屑稱薪而爨數粒乃炊并瑕弃璧披
毛索麋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九
抱朴子曰夫論管穴者不可問以九陔之無外
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
焉抱朴子答曰夫論管穴者不可問以九陔之無外
習拘闔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
匪神其形器雖冶鑠於疇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
情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
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

真十一

鈞世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
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以此易見比彼難曉猶溝澮
之方江河螳蟄之竝嵩岱矣故水不發崑山則不能
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
焉抱朴子答曰夫論管穴者不可問以九陔之無外
習拘闔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
匪神其形器雖冶鑠於疇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
情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
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

欲矯貴遠賤近之論
至謂漢晉之作勝於
詩書何其謬歟

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
難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
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瞻麗也毛詩者
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洋博
富也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然守株之
徒嘍嘍所翫有耳無目何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
神今世所著爲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劍以詐
刻加價弊方以僞題見寶也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
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
也然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山淵
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然而譬如東甌之木長

魚肉之雜饒之字然非
下有脫字

洲之林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爲大厦之壯觀華屋
之弘麗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下脫雖饒而
未可謂之爲煎燉之盛膳渝狄之嘉味也今詩與古
詩俱有義理而盈於差美方之於士竝有德行而一
人偏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女俱體國色而
一人獨閑百伎不可混爲無異也若夫俱論宮室而
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
叔畋盧鈐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竝美祭祀而
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豔乎等稱征伐而
出軍當作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
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竝作補亡詩白華由

庚南陔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
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且夫古者事事醇
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屬錦麗
而且堅未可謂之滅於蓑衣輜駟妍而又牢未可謂
之不及椎車也書猶言也若入談語故爲知有疑作音
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言以
易曉爲辨則書何故以難知爲好哉若舟車之代步
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
千萬者不可復縷舉也世人皆知之使於曩矣何以
獨文章不及古邪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省煩

抱朴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彌綸人理誠爲曲備
然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邪人倫雖以有禮爲貴但
當令足以敘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讓之繁
重拜起俯伏之無已邪往者天下乂安四方無事好
古官長時或修之至乃講試累月督以楚撻晝夜修
習廢寢與食經時學之一日試之執卷從事案文舉
動黜謫之罰又在其閒猶有過誤不得其意而欲以
爲以此爲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此墨子所謂累世
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事者也古人詢于芻蕘

博採童謠狂夫之言猶在擇焉至於墨子之論不能
非也但其張刑網開塗徑浹人事備王道不能曲述
耳至於譏葬厚刺禮煩未可棄也自建安之後魏之
武文送終之制務在儉薄此則墨子之道有可行矣
余以爲喪亂旣平朝野無爲王者所制自君作古可
命精學洽聞之士才任損益免於拘愚者使刪定三
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其煩
重遊說辭異而義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無所傷
損卒可斷約而舉之勿令沈隱復有凝滯其吉凶器
用之物俎豆觚觶之屬衣冠車服之制旗章采色之
美宮室尊卑之品朝饗賓主之儀祭奠殯葬之變郊

祀禘祫之法社稷山川之禮皆可減省務令約儉夫
約則易從儉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費薄不煩
則泣事者無過矣費薄則調求者無苛矣拜伏揖讓
之節升降盤旋之容使足敘事無令小碎條牒各別
令易案用今五禮混撓雜飾紛錯枝分葉散重出互
見更相貫涉舊儒尋案猶多所滯駁難漸廣異同無
已殊理兼說歲增月長自非至精莫不惑悶躊躇岐
路之衢愁勞羣疑之藪煎神瀝思考校叛例嘗有窮
年竟不豁了治之勤苦決嫌無地呻吟尋析憔悴泯
角修之華首不立妨費日月廢棄他業愁困後生眞
未央矣長致章句多於本書今若破合雜俗次比種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稷刪削不急。抗其綱。較其令。炳若日月之著明。灼若五色之有定。息學者萬倍之役。弭諸儒爭訟之煩。將來達者觀之。當美於今之視周矣。此亦改燒石去血食之比。無所憚難。而恨恨於惜懷推車。遲於去巢居也。然守常之徒。而卒聞此義。必將愕然創見。謂之狂生矣。夫三王不相沿樂。五帝不相襲禮。而其移風易俗。安上治民。一也。或革或因。損益懷善。何必當乘船以登山。策馬以涉川。被甲以升廟堂。重裘以當隆暑乎。若謂古事終不可變。則棺槨不當代薪埋。衣裳不宜改裸袒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二

尚博

抱朴子曰。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嶽也。雖津塗殊闊。而進德同歸。雖離於舉趾。而合於興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致焉。古人歎息於才難。故謂百世爲隨踵。不以璞非崑山。而棄耀夜之寶。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是以閭陌之拙詩。軍旅之鞠誓。或詞鄙喻陋。簡不盈十。猶見撰錄。亞次典誥。百家之言。與善一揆。譬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針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

焉漢魏以來羣言彌繁雖義深於玄淵辭贍於波濤
施之可以臻徵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后土召環雉於
大荒之外安園堵於函夏之內近弭禍亂之階遠垂
長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騁驂駟之
迹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拘繫之
徒桎梏淺隘之中挈瓶訓詁之間輕竒賤異謂爲不
急或云小道不足觀或云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錙
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羣色
會而袞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或貴愛詩賦淺近
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磋切之至言爲駮
拙以虛華之小辯爲妍巧真僞顛倒玉石混淆同廣

樂於桑閒釣龍章於卉服悠悠皆然可歎可慨者也
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騁辭耀藻無補救於得失未
若德行不言之訓故顏閔爲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
格學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爲餘事而吾子不衷崇
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答曰德行為有事優
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
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
一焉吾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
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
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
之格是可識矣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莖

學本而行末
學末而行本

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莖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修短蘊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朗昧不同科強弱各殊氣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者便槩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蓋刻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稱援琴者至衆而夔襄專知音之難廢馬干駟而騏驥有邈羣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容蓋有遠過衆者也且文章

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末之前聞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爲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且定聖謚於一字仲尼從周之郁莫非文也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雖賤猶貴犬羊之鞮未得比焉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爲德行之弟未可呼爲餘事也或曰今世所爲多不及古文章著述又亦如之豈氣運衰殺自然之理乎抱朴子答曰百家之言雖有步起皆出碩儒之思成才士之手方之古人不必悉滅也或有汪濊立曠合契作者內關

不測之深源外播不匱之遠流其所祖宗也高其所
紬繹也妙變化不繫滯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凝闔
於一塗之逼促是以偏嗜酸醎者莫能知其味用思
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應龍徐舉顧眄凌雲汗血
緩步呼吸千里而螻螳怪其無階而高致鴛蹇患其
過己之不漸也若夫馳驟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
之間而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
精以甚淺揣甚深雖始自髻鬣訖于振素猶不得也
夫賞其快者必譽之以好而不得曉者必毀之以惡
自然之理也於是以其所不解者爲虛誕悽原注力
也誠以爲爾未必違情以傷物也又世俗率神貴古侯切敬

昔而黷賤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及造父之
所御也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
雖有疑斷之劔猶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起
死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鵲之所合也雖有超羣之人
猶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
不及前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大玄
見蚩薄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
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
月之朗何有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所聞輕
所見非一世之所患矣昔之破琴斲弦者諒有以而
然乎

方回故列子比屋而門無鄭陽之恤高概成羣而不
遭暴生之薦抑挫獨立推進附己此樊姬所以掩口
馮唐所以永慨也于時率皆素食偷容掩德蔽賢忌
有功而危之疾清白而排之諱忠謹而陷之惡特立
而擯之柔媚者受崇飾之祐方稜者蒙訕棄之患養
豺狼而殲麟虞殖枳棘而翦椒桂於是傲兀不檢丸
轉萍流者謂之弘偉大量苛碎峭嶮懷螫挾毒者謂
之公方正直令色警慧有貌無心者謂之機神朗徹
利口小辯希指巧言者謂之標領清妍粹突萍鷺驕
矜輕悅者謂之魏峩瑰傑嗜酒好色鬪甘無疑者謂
之率任不矯求取不廉好奪無足者謂之淹曠達節

蓬髮褻服遊集非類者謂之通美汎愛反經詭聖順
非而博者謂之莊老之客嘲弄嗤妍凌尙侮慢者謂
之蕭豁雅韻毀方投圓面從響應者謂之絕倫之秀
憑倚權豪推貨履徑者謂之知變之奇嬾看文書望
空下名者謂之業大志高仰賴強親位過其才者謂
之四豪之匹輸貨勢門以市名爵者謂之輕財貴義
結黨合譽行與口違者謂之以文會友左道邪術假
託鬼怪者謂之通靈神人卜占小數誑飾禍福者謂
之知來之妙盤馬弄稍原注山一角切一夫之勇者謂之上
將之元合離道聽偶俗而言者謂之英才碩儒若夫
體亮行高神清量遠不諂笑以取悅不曲言以負心

含霜履雪義不苟合據道推方嶷然不羣風雖疾而
枝不撓身雖困而操不改進則切辭正論攻過箴闕
退則端誠杜私知無不爲者謂之閭駭徒苦夙興夜
寐退食自公憂勞損益畢力爲政者謂之小器俗吏
於是明哲色斯而幽遁高俊括囊而佯愚疏賤者奮
飛以擇木繫制者曲從而朝隱知者不冑吐其祕算
勇者不爲致其果毅忠謇離退姦凶得志邪流溢而
不可遏也。偽塗闢而不可杜也。以臻乎凌上替下盜
賊多有。宦者奪人主之威三九死庸豎之手忠賢望
土謂之黨人囚捕誅鋤天下嗟噉無罪無辜閉門遇
禍微煙起於蕭牆而駭焚徧於宇宙淺隙發於膚寸

而波濤漂乎四極金城屠於庶寇湯池航於一葦勁
銳望塵而冰泮征人倒戈而奔北飛鋒薦於展闥左
衽掠於禁省禾黍生於廟堂榛莠秀乎玉階雲觀變
爲狐兔之藪象魏化爲虎豹之蹊東序烟燼於委灰
生民焦淪於淵火凶家害國得罪竹帛良史無裒言
金石無德音夫何哉失人故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四

真十二

吳失

抱朴子曰吳之杪季殊代同疾知前失之於彼不能
 改弦於此鑒亂亡之未遠而躡傾車之前軌觀枳首
 之爭莠而忘同身之禍笑蟣蝨之宴安不覺事異而
 患等見競濟之舟沈而不知殊塗而溺均也余生於
 晉世所不見余師鄭君具所親悉每誨之云吳之晚
 世尤劇之病賢者不用滓穢充序紀綱弛紊吞舟多
 漏貢舉以厚貨者在前官人以黨強者為右匪富匪
 勢窮年無冀德清行高者懷英逸而抑淪有才有
 力者躡雲物以官躋主昏於上臣欺於下不黨不得

競不進背公之俗彌劇正直之道遂壞於是斥鷃因
驚風以凌霄朽舟託迅波而電邁鴛鳳卷六翮於叢
棘鷁首滯潢汙而不擢矣秉維之佐牧民之吏非母
后之親則阿諂之人也進無補過拾遺之忠退無聽
訟之幹虛談則口吐冰霜行已則濁於泥潦莫媿尸
祿之刺莫畏致戎之禍以毀譽爲蠶織以威福代稼
穡車服則光可以鑒豐屋則羣烏爰止叱吒疾於雷
霆禍福速於鬼神勢利傾於邦君儲積富乎公室出
飾翟黃之衛從入遊玉根之藻稅僮僕成軍閉門爲
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有魚滄濯裘之儉以竊
趙宣平仲之名內崇陶侃文信之訾實有安昌董鄧

之汗雖造賔不沐嘉旨之俟飢士不蒙升合之救而
金玉滿堂妓妾溢房商販千艘腐穀萬庾園囿擬上
林館第僭太極梁肉餘於犬馬積珍陷於帑藏其接
士也無葭莩之薄其自奉也有盡理之厚或有不開
律令之篇卷而竊大理之位不識几案之所置而處
機要之職不知五經之名目而饗儒官之祿不閑尺
紙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筆不狂簡而受駁議之榮
低眉垂翼而充奏劾之選不辨人物之精粗而委以
品藻之政不知三才之軍勢而軒昂節蓋之下屢爲
奔北之辱將而不失前鋒之顯號不別菽麥之同異
而忝叨顧問之近任夫魚質龍文似是而非遭水而

喜見獺卽悲，雖臨之以斧鉞之威，誘之以傾城之寶，猶不能奮鉛鋒於犀兕，騁駑蹇以追風，非不忌重誅也。非不悅美賞也。體不可力，無自柰何。而欲與之輯熙百揆，弘濟大務，猶託萬鈞於尺舟之上，求千鍾於升合之中，繼芻狗而責盧鵠之効，繡鷄鶩而崇鷹揚之功，其不可用亦較然矣。吳主不此之思，不加夕惕，佞諂凡庸，委以重任，危機急於曠弩，亡徵著於日月，而自謂安於峙嶽，唐虞可仰也。目力疲於綺粲，而不以覽庶事之得失，耳聰盡於淫音，而不以證獻言之邪正，穀帛靡於不急，而不以賑戰士之凍餒，心神悅於愛媚，而不以念存亡之弘理，蓋輕乎崇替之源，而

火疑當作山

忽乎宗廟之重者也。鄭君又稱其師左先生隱居天柱，出不營祿利，不友諸侯，然心願太平，竊憂桑梓，乃慨然永歎於蓬屋之下，告其門生曰：漢必寢耀黃精，載起纘樞紐於太微，迴紫蓋於鶉首，聯天理物光宅東夏，惠風被於區外，玄澤洽乎宇內，重譯接武，貢楛原注侯古切盈庭，蕩蕩巍巍格于上下，承平守藏本誤作字從舊寫改文，因循甚易，而五弦謚響，南風不詠，上不獲恭已之逸，下不聞康哉之歌，飛龍翔而不集，淵蚪蟠而不躍，騶虞翳於冥昧，朱華牙而未秀，陰陽相沴，寒燠繆節，七政告凶，陵谷易所，殷雷鞠磕於龍潛之月，凝霜肅殺乎朱明之運，玉燭不照，沈醴不涌，郊場多壘，嘉

生不遂夫豈

藏本作其豈今從舊寫本

他哉誠由四凶不去元凱

不舉用者不賢賢者不用也然高概遠量被褐懷玉
守靜潔志無欲於物藏器淵渟得意遺世非禮不動
非時不見困而無悶窮而不悔樂天任命混一榮辱
進無悅色退無戚容者固有伏死乎甕牖安冑街沽
以進趨揭其不貲之寶以競燕石之售哉孔墨之道
昔曾不行孟軻揚雄亦居困否有德無時有自來耳
世無離朱阜白混焉時乏管青騏蹇糅焉磧礫積於
金匱瑾瑤委乎溝洫匠石緬而遐淪梓豫忽而莫識
已矣悲夫我生不辰弗先弗後將見吳土之化爲晉
域南民之變成北隸也言猶在耳而孫氏輿櫬抱朴

子間之曰二君之言可爲來戒故錄于篇欲後代知
有吳失國匪降自天也若苟諱國惡織芥不貶則董
狐無貴於直筆賈誼將受譏於過秦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五

守壻

抱朴子曰余友人潛居先生者慕寢丘之莫爭簡壻士以菁宇銳精藝文意忽學稼屢失有年飢色在顏或人難曰夫知禮在於廩實施博由乎貨豐高出於有餘儉生乎不足故十千美於詩人食貨首乎八政躬稼基克配之業耦耕有不改之樂竒士之居也進則侶鴻鸞以振翮退則參陶白之理生仕必霸王居必千金是以昔人必科膏壤以分利勤四體以稼穡播原菽之與與茂嘉蔬之翼翼收粃秬之千倉積我庾之惟億出連騎以遊畋入侯服而玉食而先生

之宅此也。亢陽則出谷颺塵，重陰則滔天凌丘，陸無
含秀之苗，水無吐穗之株，稗糲曠於圖廩，薪爨廢於
庖廚，怡爾執待免之志，坦然無去就之謀，吾恐首陽
之事必見於今，丹山之困可立而須，人爲子寒，心子
何宴然而弗憂也。夫覩機而不作，不可以言明安土
而不移，衆庶之常事，豈翫鮑者忘蘭而大迷者易性
乎？何先生未寤之久也。鄙人惑焉，不識所謂。夫衮冕
非禦鋒鏑之服，典誥非救飢寒之具也。胡不眎沃衍
於四郊，躬田畯之良業，捨六藝之迂濶，收萬箱以賑
乏乎？潛居先生曰：夫曠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鄭瞽者
不可責之，以別丹漆。井竈不可語以滄海，庸俗不中

說以經術，吾子苟知老農之小功，未喻面牆之巨拙。
何異拾瑣沙而捐隋和，向炯燭而背白日也。夫好尚
不可以一概，杞趨舍不可以彼我易也。夫欲躋閭風
陟嵩華者，必不留行於丘垤，意在乎游南溟，汎滄海
者，豈暇逍遙於潢洿，是以注清聽於九韶者，巴人之
聲不能悅其耳，烹犬牢饗方丈者，茶蓼之味不能甘
其口，鷓鴣戾赤霄以高翔，鶴鴒傲蓬林以鼓翼，洿隆
殊途亦飛之極，晦朔甚促，朝菌不識，蜉蝣忽忽於寸
陰，野馬六月而後息，儵鮒汎濫以暴鱗，靈虯勿用乎
不測，行業乖舛，意何可得。余雖藜藿之不充，而足於
鼎食矣。故列子不以其乏而貪鄭陽之祿，曾參不以

其貧而易晉楚之富夫收微言於將墜者周孔之退武也情孳孳以爲利者孟叟之罪人也造遠者莫能兼通於岐路有爲者莫能竝舉於耕學體瘁而神豫亦何病於居約且又處壻則勞勞則不學清而清至矣居沃則逸逸則不學奢而奢來矣清者福之所集也奢者禍之所赴也福集則雖微可著雖衰可興焉禍赴則雖強可弱雖存可亡焉此不期而必會不招而自來者也故君子欲正其未必端其本欲輟其流則遏其源故道德之功建而參靡之門閉矣姜望至德而佃不復種重華大聖而漁不償網然後玉璜表營丘之祚大功有二十之高何必譏之以惰懶而察

才以相士乎夫二人分財取少爲廉余今讓天下之豐沃處茲邦之褊坳舍安昌之膏腴取北郭之無欲誠萬物之可細亦何往而不足哉北辰以不改爲衆星之尊五嶽以不遷爲羣望之宗蟋蟀屢移而不貴禽魚鱗深則逢患方將墾九典之蕪蕪播六德之嘉穀厥田邈於上土之科其收盈乎天地之間何必耕耘爲務哉昔被衣以弃財止盜庾氏以推璧厲貪疏廣散金以除子孫之禍叔敖取壻以弭可欲之憂牛缺以載珍致寇陶谷以多藏召殃得失較然可無鑒乎於是問者抑然良久口張而不能噓首俛而不能仰慨而嗟乎始悟立不朽之言者不以產業汨和追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五
三
下帷之績者不以窺園涓目子以臭籬之甘呼鴛鳳
搗蟹之計要猛虎豈不陋乎鄙哉子之不夙知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六

安貧

抱朴子曰昔漢火寢耀龍戰虎爭九有幅裂三家鼎
據有樂天先生者避地蓬轉播流岷益始處昵於文
休末見知於孔明而言高行方獨立不羣時人憚焉
莫之或與時二公之力不能違衆遂令斯生沈抑衡
華齒漸桑榆而韋布不改而時主思賢不聞不知當
途之士莫舉莫貢潛側武之陋巷竄繩樞之蓬屋進
廢經世之務退忘治生之事藜藿屢空朝不謀夕於
是偶俗公子造而詰之曰蓋聞有伊呂之才者不久
滯於窮賤懷猗頓之術者不長處於飢寒達者貴其

知變智士驗乎不匱故范生出則滅吳霸越爲命世
之佐入則貨殖營生累萬金之貲夫貧在六極富在
五福詩美哿矣易貴聚人垂餌香則鱸鮓來懸賞厚
則果毅奮長卿所以解犢鼻而擁朱旄曲逆所以下
席扉而享茅土不韋所以食十萬之邑絳侯所以拔
囹圄之囚也故下鄉儉而獲悔咎之辱漂嫗豐而蒙
千金之報先生無少伯之竒略專銳思乎六經忽絕
糗原注陟良切之實禍慕不朽之虛名恥詭遇以干祿羞
衒沽以要榮冀西伯之方畋俟黃河之將清甘列子
之菜色邈全神而遺形何異圖畫騏驎以代徒行之
勞遙指海水以解口焦之渴張魚網於峻極之巔施

釣緡於修木之末雖自以爲得所猶未免乎迂闊也
事無身後之功物無違時之盛今海內瓜分英雄力
競象恭滔天猾夏放命驚蹇星馳以兼路豺狼奮口
而交爭當途投袂以訟屈素士蒙塵以履徑純儒釋
皇道而治五霸之術碩生弃四科而恤月旦之評筐
篋寶者進於草萊乏資地者退於朝廷握黃白者排
金門而陟玉堂誦方策者結世讎而委泥濘贄幣濃
者瓦石成瑤璋請託薄者龍駿弃林垓黨援多者偕
驚飈以凌雲交結狹者侶跛鱉以沈泳夫丸泥已不
能過彭蠡之沸騰獨賢亦焉能反流通之失正今先
生入無儋石之儲出無束脩之調徒含章如龍鳳被

文如虎豹吐之如波濤陳之如錦繡而凍餓於環堵
何計疏之可弔奚不汎輕舟以託迅御飛帆以遠之
交瑰貨於朔南收金碧於九疑迪崔烈之遐武縻好
爵於清時徒疲勞於述作豈蟬蛻之有期也獨苦身
以爲名乃黃老之所蚩也樂天先生荅曰六藝備研
八索必該斯則富矣振翰摘藻德音無窮斯則貴矣
求仁仁至舍旃焉如夫棲重淵以頤靈外萬物而自
得遺紛埃於險塗澄精神於玄默不窺牖以遐覽判
微言而靡惑雖復設之以台鼎猶確爾而弗革也曷
甯憂貧而與賈豎爭利戚窮而與凡瑣競達哉吾子
苟知商販可以崇寶耕也可以免飢不識逐麋者不

顧兔道遠者其到遲也且夫尚父之鼓刀素首乃吐
竒也萬鈞之爲重衝騰不能移簫韶未九成靈鳥不
紆儀也是以俟扶搖而登蒼霄者不充拙於蓬蒿之
杪騁蘭筋以陟六萬者不爭途乎蹇驢之群大孝必
畏辱親之險故子春戰悸於下堂上智不貴難得之
財故唐虞捐金而抵璧明哲消禍於未來知士聞利
則慮害而吾子訊僕以汎舟孳孳於潤屋勸隋珠之
彈雀探虎口以奪肉輕遺體於不測觸重險以遠至
忘髮膚之明戒尋乾沒於難冀若乃焚輪傾巖木拔
石飛陽侯山峙洪濤崩巍輕艘塵漂力與心違徒嗟
泣而罔逮乃悟達者之見微也昔回憲以清苦稱高

陳平以無金免危、廣漢以好利喪身、牛缺以載寶灰、糜匹夫枉死於懷璧、豐狐召災於美皮、今吾子督余以誨盜之業、敦余以召賊之策、進醜酒以獻酬、非養壽之忠益、夫士以三墳爲金玉、五典爲琴箏、講肆爲鍾鼓、百家爲笙簧、使味道者以辭飽、酣德者以義醒、超流俗以高蹈、軼億代而揚聲、方長驅以獨往、何貨賄之穢情、夫藏多者亡、厚好謙者忌、盈含夜光者速剖、循覆車者必傾、過載者沈其舟、慾勝者殺其生、蓋下士所用心、上德所未營也、於是問者茫然自失、請備門生之末編、永寶長生之良方焉。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七

仁明

抱朴子曰：門人共論仁明之先後，各據所見，乃以諮余。余告之曰：三光垂象者乾也，厚載無窮者坤也。乾有仁而兼明，坤有仁而無明。卑高之數，不以邈乎。夫唯聖人與天合德，故唐堯以欽明冠典，仲尼以明義首篇。明明在上，元首之尊稱也。明哲保身，大雅之絕蹤也。蛸飛蠕動，亦能有仁，故其意愛弘於長育，哀傷著於啁噍。原注：上竹交切，下子笑切，噍也。然赴阬穽而無猜，入罽羅而不覺，有仁無明，故竝趨禍而攸失。熾潛景以易咀，各本如此，盧本作組圭。結棟宇以免巢穴，選禾稼以代毒烈。

制衣裳以改裸飾、後舟楫以濟不通、服牛馬以息負、步序等威以鎮禍亂、造器械以戒不虞、創書契以治百官、制禮律以肅風教、皆大明之所爲、非偏人之所能辯也。夫心不違仁而明不經國危亡之禍、無以杜遏、亦可知矣。夫料盛衰於未兆、探機事於無形、指倚伏於理外、距浸潤於根生者、明之功也。垂惻隱於昆蟲、雖見犯而不校、覩彘鯨而改牲、避行葦而不蹈者、仁之事也。爾則明者才也、仁者行也。殺身成仁之行、可力爲而至、鑒玄測幽之明、難妄假精粗之分、居然殊矣。夫體不忍之仁、無臧否之明、則心惑僞真、神亂朱紫、思算不分、邪正不識、不逮安危、則一身之不保。

何暇立以濟物乎。昔姬公非無友于之愛、而涕泣以滅親、石碯非無天性之慈、而割私以奉公、蓋明見事體、不溺近情、遂爲純臣、以義斷恩、舍仁用明、以計抑仁、仁可時廢、而明不可無也。湯武逆取、順守、誠不仁也。應天革命、以其明也。徐偃修仁、以朝同班、外墜城池之險、內無戈甲之備、亡國破家、不明之禍也。門人曰：仲尼歎仁爲任重、而道遠。又云：人而不仁、如禮何。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孟子曰：仁宅也、義路也。人無惻隱之心、非仁也。三代得天下以仁、失天下以不仁。此皆聖賢之格言、竹素之顯證也。而先生貴明、未見典據。小子蔽闇、竊所惑焉。抱朴子荅曰：古人云：好仁不

好學其蔽也愚子近之矣曩六國相吞豺虎力競高
權詐而下道德尚殺伐而廢退讓孟生方欲抑頓貪
殘衰隆仁義安得不勤勤諄諄獨稱仁邪然未有片
言云仁勝明也譬猶疫癘之時醫巫爲貴異口同辭
唯論藥石豈可便謂鍼艾之伎過於長生久視之道
乎且吾以爲仁明之事布於方策直欲切理示大較
精神舉一隅耳而子猶日用而不知云明事之無據
乎乾稱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是立天以明無不包也
坤云至哉萬物資生是地德仁承順而已先後之理
不亦炳然詩云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明明天子令問
不已易曰王明並受其福幽贊神明神而明之此則

明之與神合體誠非純仁所能企擬也孔子曰聰明
神武不云聰仁又曰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不曰仁王
春秋傳曰明德惟馨不云仁德書云元首明哉不曰
仁哉老子歎上士則曰明白四達其說衰薄則曰失
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易曰王者南面向明不云向
仁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仁由己斯則人人可
爲之也至於聰明何可督哉故孟子云凡見赤子將
入井莫不趨而救之以此觀之則莫不有仁心但厚
薄之間而聰明之分時而有耳昔崔杼不殺晏嬰晏
嬰謂杼爲大不仁而有小仁然則姦臣賊子猶能有
仁矣門人又曰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人莫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七
三
大於仁也抱朴子荅曰所以云爾者以爲仁在於行
行可力爲而明入於神必須天授之才非所以訓故
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八

志一

博喻

抱朴子曰盈乎萬鈞必起于錙銖竦秀凌霄必始於
分毫是以行潦集而南溟就無涯之曠尋常積而玄
圃致極天之高

抱朴子曰騁逸策迅者雖遺景而不勞因風凌波者
雖濟危而不傾是以元凱分職而則天之勲就伊呂
旣任而革命之功成

抱朴子曰瓊艘瑤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弦無激矢
之能是以介潔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
治略者非翼亮之才

抱朴子曰闔風玄圃不借高於丘垤懸黎結綠不假
觀於瓊珉是以英偉不群而幽蕙之芬駭峻概獨立
而衆禽之響振

抱朴子曰冰炭不銜能於冷熱瑾瑜不證珍而體著
疑有是以君子恭已不恤乎莫與至人尸居心遺乎
毀譽

抱朴子曰衝巖傾山而不能効力於拔毫火鑠金石
而不能耀烈以起溼是以淮陰善戰守而拙理治之
策絳侯安社稷而乏承對之給

抱朴子曰徇名者不以授命爲難重身者不以近欲
累情是以紀信甘灰糜而不恨楊朱同一毛於連城

抱朴子曰小鮮不解靈虯之遠規鳧鷖不知鴻鵠之
非匹是以耦耕者笑陳勝之投耒淺識者嗤孔明之
抱膝

抱朴子曰淳鈞之鋒驗於犀兕宣慈之良効於明試
是以同否則元凱與斗筭無殊竝任則駮騏與駑駘
不異

抱朴子曰器非瑚簋必進銳而退速量擬伊呂雖發
晚而到早是以鶴鶴倦翮猶不越乎蓬杪鴛鴦徐起
顧眄而展蒼昊

抱朴子曰否終則承之以泰晦極則清輝晨耀是以
垂耳吳阪者騁千里之逸軌縈鱗九淵者凌虹霓以

高蹈

抱朴子曰九斷四屬者蘊藻所以表靈摧柯碎葉者
菹蕙所以增芬是以夷吾桎檻而建匡合之績應侯
困辱而著入秦之勲

抱朴子曰所競者細則利同而讎結善否殊塗則事

異而藏本作結生舊是以嫫母宿瘤惡見西施

之豔容商臣小白憎聞延州之退耕

抱朴子曰精鈍舛迹則凌遲者愧恨壯弱異科則扛

鼎者見忌是以淮陰顯擢而庸隸悒懊以疾其超武

安功高而范睢飾談以破其事

抱朴子曰必死之病不下苦口之藥朽爛之材不受

雕鏤之飾是以比干匪躬而剖心於精忠田豐見微
而夷戮於言直

抱朴子曰暉陽孤桐不能無絃而激哀響大夏孤竹

不能莫吹而吐清聲是以官卑者稷離不能康庶績

權薄者伊周不能臻升平

抱朴子曰登峻者戒在於窮高濟深者禍生於舟重

是以西秦有思上蔡之李斯東越有悔盈亢藏本作
抗今從

舊寫
本之文種

抱朴子曰剛柔有不易之質貞撓有天然之性是以

百鍊而南金不虧其真危困而烈士不失其正

抱朴子曰不以其道則富貴不足居違仁含義雖期

顛不足吝是以卞隨負石以投淵仲由甘心以赴刃
抱朴子曰卑高不可以一槩齊餐廩不可以勸沮化
是以惠施患從車之苦少莊周憂得魚之方多
抱朴子曰出處有冰炭之殊躁靜有飛沈之異是以
墨翟以重繭怡顏箕叟以遺世得意

抱朴子曰適心者交淺而愛深忤神者接久而彌乖
是以聲同則傾蓋而居昵道異則白首而無愛

抱朴子曰舩艦鷁首涉川之良器也擢之以北狄則
沈漂於波流焉蒲梢汗血迅趨之駿足也御非造父
則傾僨於嶮塗焉青萍豪曹剡鋒之精絕也操者非
羽越則有自傷之患焉勁兵銳卒撥亂之神物也用

者非明哲則速自焚之禍焉

抱朴子曰天秩有不遷之常尊無禮

藏本有猶字今從舊寫本刪

犯逆死之重刺是以玄洲之禽獸雖能言而不得廁

貴牲蛩蛩之負屨雖寄命而不得爲仁義

抱朴子曰謗讟不可以巧言弭實恨不可以虛事釋
釋之非其道弭之不由理猶懷冰以遣冷重鑪以却
暑逐光以逃影穿舟以止漏矣

抱朴子曰明主官人不令出其器忠臣居位不敢過
其量非其才而妄授非所堪而虛任猶冰碗之盛沸
湯葭葶之包烈火綴萬鈞於腐索加倍載於扁舟
抱朴子曰豹狐之裘不爲負薪施九成六變不爲襲

夫設高唱遠和不為庸愚吐忘身致果不為薄德作
抱朴子曰民財匱夫而求不已下力竭羣書治要而
役不休欲怨歎之本作難而從不生規其寧之惟永
猶斷根以續枝割背以裨腹刻目以廣明剗耳以開
聰也

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
好屢變以偶俗猶剗高馬以適卑車削附踝以就福
履斷長劍以赴短鞞割尺璧以納促匣也

抱朴子曰止波之修鱗不出窮谷之隘鸞棲之峻木
不秀培塿之卑九疇之格言不吐庸猥之口金版之
高筭不出恒民之懷觀百抱之枝則足以知其本之

不細觀汪濊之文則足以覺其人之淵邃

抱朴子曰桑林鬱藹無補柏木之淒冽膏壤帶郭無
解黔敖之蒙袂然繭續綿紈此之自出千倉萬箱於
是乎生故識遠者貴本見近者務末

抱朴子曰體粗者繫形知精者得神原始見終者有
可推之緒得之未昧者無假物之因是以晝見天地
未足稱明夜察分毫乃為絕倫

抱朴子曰芳藻春耀不能離柯以久鮮吞舟之魚不
能舍水而攝生是以名美而實不副者必無沒世之
風位高而器不稱者不免致寇之敗

抱朴子曰忍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嬰甲

胃之重冷者所以扞鋒鏑之集潔操履之拘苦者所以全拔萃之業納拂心之至言者所以無易方之惑也
抱朴子曰鸞鳳競粒於庭場則受褻於鷄鶩龍麟雜廁於芻豢則見黷於六牲是以南老棲峻以播邈世之操卜隨赴深以全遺物之聲

抱朴子曰浚井不濶則泥滓滋積嘉穀不耘則蕪莠彌蔓學而不思則疑闕實繁講而不精則長惑喪功抱朴子曰積萬金於篋匱雖儉乏而不用則未知其有異於貧窶懷逸藻於胷心不寄意於翰素則未知其有別於庸猥

抱朴子曰南威青琴姣冶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回賜游夏雖天才雋朗而實須墳誥以廣智

抱朴子曰丹幃接網組帳重蔭則醜姿翳矣朱漆致飾錯塗炫耀則枯木隱矣是以六藝備則卑鄙化爲君子衆譽集則孤陋邈乎貴遊

抱朴子曰繁林翳蒼則羽族雲萃玄淵浩汗則鱗群競赴德盛業廣則宅心者衆舍瑕錄用卽遠懷近集抱朴子曰尋飛絕景之足而不能騁逸放於呂梁凌波泳淵之屬而不能陟峻而攀危故離朱剖秋毫於百步而不能辯八音之雅俗子野合通靈之絕響而不能指白黑於咫尺

抱朴子曰四聰廣闊則義和納景萬仞虛已則行潦
交赴故博采之道弘則異聞畢集庭燎之耀輝則奇
士叩角誹謗之木設則有過必知敢諫之鼓懸則直
言必獻

抱朴子曰能言莫不褒堯而堯政不必皆得也舉世
莫不貶桀而桀事不必盡失也故一條之枯不損繁
林之蒼藹蒿麥冬生無解畢發之肅殺西施有所惡
而不能滅其美者美多也嫫母有所善而不能救其
醜者醜篤也

抱朴子曰身與名難兩濟功與神難並全支離其德
者苦而必安用以適世者樂而多危故鷙禽以奮擊

拘繫言鳥以智慧見籠瓊瑤以符采剖判三金以琦
玩冶鑠蘭茝以芬馨剪刈文梓以含音受伐是以翠
虬覩化益而登玄雲靈鳳值孟戲而反丹穴子永歎
天倫之偉漆園悲被繡之犧

抱朴子曰萬麋傾角猛虎爲之含牙千禽鱗萃鷺鳥
爲之握爪是以四國流言公且不能遏謗者盈路而
藏本而字在子產子產無以塞

抱朴子曰威施之豔粉黛無以加二至之氣吹噓不
能增是以懷英逸之量者不務風格以示異體邈俗
之器者不恤小譽以徇通

抱朴子曰麟止鳳儀所患在少狐鳴梟呼世忌其多

是以俊乂盈朝而求賢者未倦、讒佞作威而忠貞者切齒、

抱朴子曰、多力何必孟賁、烏獲、逸容、豈唯鄭旦、毛嬙、騰迅、非徒驪駒、驪驥、立斷、未獨沈閭、干將、是以能立素王之業者、不必東魯之丘、能治藏本作治、今從舊寫本掩枯之仁者、不必西鄰之昌、

抱朴子曰、靈鳳振響於朝陽、未有惠物之益、而莫不澄聽於下風焉、鳴梟宵集於垣宇、未有分釐之損、而莫不掩耳而注鏑焉、故善言之往、無遠不悅、惡辭之來、靡近不忤、猶日月無謝於貞明、枉矢見忘於暫出、抱朴子曰、影無違形之狀、名無離實之文、故背源之

忘疑當作忘

水、必不能揚長流、以東漸、非時之華、必不能稽輝藻於冰霜、

抱朴子曰、鋸牙之獸、雖低伏而見憚、揮斧之蟲、雖踰形而不威、故君子被褐窮而不可輕、小人軒冕達而不足重、

抱朴子曰、逸麟逍遙大荒之表、故無機穽之禍、靈鶴振翅玄圃之峯、以違罽羅之患、何必曲穴而永懷怵惕、何必銜蘆而慘慘畏容、故充乎宰割之用者、必愛乎芻豢者也、給乎煎熬之膳者、必安乎庭立者也、抱朴子曰、聰者貴於理遺音於千載之外、而得興亡之迹、明者珍於鑒逸群於寒瘁之中、而抽匡世之器、

若夫聆繁會之響而顧問於庸工非延州之清聽也
枉英遠之才而諮之於常人非獨見之奇識也故與
不賞物者而論用凌儕之器是使瞽者指五色也與
如勝己者而謀舉疾惡之賢是與狐議治裘也
抱朴子曰驚駭危苦於嶮峻之端不樂拂守之役吉
光飢渴於冰霜之野不願犧牲之飽孤竹不以絕粒
易鹿臺之富子廉不以困置貿銅山之豐
抱朴子曰志合者不以山海爲遠道乖者不以咫尺
爲近故有跋涉而游集亦或密邇而不接
抱朴子曰華袞粲爛非隻色之功嵩岱之峻非一簣
之積故九子任而康凝之績熙四七授而佐命之勲

著

抱朴子曰翠蚘無翅而天飛騰蛇無足而電驚鼈無
耳而善聞蜎無口而揚聲故臯繇暗而與辯者同功
晉野瞽而與離朱齊明

抱朴子曰官達者才未必當其位譽美者實未必副
其名故鋸齒不能咀嚼箕舌不能別味壺耳不能理
音屬鼻不能識氣釜日不能攬望舒之景牀足不能
有尋常之迹

抱朴子曰路人不能挽勁命中而識養由之射顏子
不能控轡振策而知東野之敗故有不能下碁而經
目識勝負不能徽絃而過耳解鄭雅者

抱朴子曰垂蔭萬畝者必出峻極之嶺滔天襄陵者必發板桐之源邈世之勲必由絕倫之器定傾之策必吐冠俗之懷是以螭螟之巢無乘風之羽溝澮之中無宵朗之琦

抱朴子曰衝飈焚輪原火所以增熾也而螢燭值之而反滅甘雨膏澤嘉生所以繁榮也而枯木得之以速朽朱輪華轂俊民之大寶也而負乘竊之而召禍鼎食萬鍾宣力之弘報也而近才受之以覆餗

抱朴子曰屠犀爲甲給乎專征之服裂翠爲華集乎后妃之首鮮出幽谷遷于喬木然爲二物之計未若棲竄於林薄攝生乎榛藪也故靈龜寧曳尾於塗中

而不願巾笥之寶澤雉樂十步之啄以違鷄鶩之禍抱朴子曰偏才不足以經周用隻長不足以濟衆短是以雞知將旦不能究陰陽之歷數鵠識夜半不能極晷景之道度山鳩知晴雨於將來不能明天文蛇蠍知潛泉之所居不能達地理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筭不精而窮兵以侵鄰猶鈔禾以討蝗蟲伐木以殺蠹蝮

羣書治要作蝮

抱朴子曰銳鋒產乎鈍石明火熾乎闇木貴珠出乎賤蚌美玉出乎醜璞是以不可以父母限重華不可以祖禰量衛霍也

抱朴子曰志得則顏怡意失則容戚本朽則未枯源淺則流促有諸中者必形乎表發乎邇者必著乎遠抱朴子曰妍姿媚貌形色不齊而悅情可均絲竹金石五聲詭韻而使耳不異繳飛鈎沈晉舉置抑而有獲同功樹勲立言出處殊塗而所貴一致

抱朴子曰利豐者害厚質美者召災是以南禽殲於藻羽穴豹死於文皮鱣鯉積而玄淵涸麋鹿聚而繁林焚金玉崇而寇盜至名位高而憂責集

抱朴子曰商風宵肅則絺扇廢登危陟峻則輕舟棄干戈雲擾則文儒退喪亂既平則武夫黜

抱朴子曰價直萬金者不待見其物而好惡可別矣

條枝連抱者不俟圍其木而巨細可論矣故望洪濤之滔天則知其不起乎潢汙之中矣觀翰草之汪濊則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矣

抱朴子曰丹華綠草不拘於曲瘁之株紫芝芳秀不限於斥鹵之壤是以受玄珪以告成者生於四罪之門承歷數於文祖者出於頑嚚之家

抱朴子曰善言居室則靡遠不應枉直不中則無近不離是以宋野有退舍之災或殷朝有外奔之昵屬四環至自少廣之表鹿馬變於蕭牆之裏

抱朴子曰荆卿朱亥不示勇於怯弱之間孟賁馮婦不奮戈戟於俚俠之群英儒碩生不飭細辯於淺近

之徒達人偉士不變皎察於流俗之中

抱朴子曰盤旋揖讓非禦寇之容攢甲纓冑非廟堂之飾垂紳振佩不可以揮刃爭鋒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

抱朴子曰乾坤陶育而庶物不識其惠者由乎其益無方也大人神化而群細不覺其施者由乎治之於未有也故可知者小也易料者少也

抱朴子曰娥英任姒不以蠶織爲首稱湯武漢高不以細行招近譽故澄視於三辰者不遑紆鑒於井谷清聽於韶濩者豈暇垂耳於桑間

抱朴子曰膚表或不可以論中望貌或不可以核能

仲尼似喪家之狗公且類朴斲之材管絃面如蒙俱伊尹形若槁骸及龍陽宋朝猶土偶之冠夜光藉孺董鄒猶錦紈之裹塵埃也

抱朴子曰勛華不能化下愚故教不行於子弟辛癸不能改上智故惡不染於三仁

抱朴子曰至大有所不能變極細有所不能奪故冰霜肅殺不能凋菽麥之茂熾暑鬱陰不能消雪山之凍颼風蕩海不能使潛泉揚波春澤榮物不能使枯卉發華

抱朴子曰泣血之寶仰磁磻以擣景沈閭孟勞須楚砥以斂鋒騶駟待王孫而致遠令質俟隱括而成德

抱朴子曰棲鸞戢鸞雖飢渴而不願籠委於庖人之室乘黃天鹿雖幽飢而不樂芻秣於濯龍之廄是以撥蝸之叟忘萬物於芳林垂綸之生忽執珪於南楚抱朴子曰方圓舛狀逝止異歸故渾象尊於行健坤后貴於安貞七政四氣以周流成功五嶽六柱以峙靜作鎮是以宋墨楚申以載馳存國于木胡明以無爲折衝

抱朴子曰得意於丘園者身否而神泰役已以恤物者形逸而心勞故抱甕灌園者歡於台宰嘔餐茹薇者美乎鼎食仗策去幽者形如牯腊夜以待旦者勤憂損命

抱朴子曰仁忍有天淵之絕善否猶有無之覺騶虞側足以蹈虛豺狼掩羣以害生虞卿捐相印以濟窮華公讓三事以推賢李斯疾勝已而殺韓非龐涓患不如而刑孫臆

抱朴子曰用得其長則才無或棄偏詰其短則觸物無可故輕羅霧縠冶服之麗也而不可以禦流鏑沈閭巨闕斷斬之良也而不可以挑脚刺

抱朴子曰小疵不足以損大器短疾不足以累長才日月挾蟲鳥之瑕不妨麗天之景黃河合泥滓之濁不害凌山之流樹塞不可以棄夷吾奪田不可以蕩蕭何竊妻不可以廢相如受金不可以斥陳平

抱朴子曰虎豹不能搏噬於波濤之中騰蛇

盧本作騰蛇

不能登凌於不霧之日摯雉兔則鸞鳳不及鷹鶴引

耕犁則龍麟不逮雙峙故武夫勇士無用乎晏如之

世碩生逸才不貴乎力競之運

抱朴子曰兩絆而項領則騏驎與蹇驢同矣失林而

居檻則猿狖與獾貉等矣韜鋒而不擊則龍泉與鉛

刀均矣才遠而任近則英俊與庸瑣比矣若乃求千

里之迹於縈維之駿責匠世之勲於劇碎之賢謂之

不惑吾不信也

抱朴子曰捐茶茹蒿者必無識甘之口棄瓊拾礫者

必無甄珍之明薄九成而悅北鄙者吾知其不能格

靈祇而儀翔鳳矣舍英秀而杖常民者吾知其不能

敘彝倫而臻升平矣

抱朴子曰達乎通塞之至理者不惰悒於窮否審乎

自然之有命者不逸豫於道行故縈抑淵洽則遺愠

悶之心振耀宸辰而無得意之色三仕三已則其人

也

抱朴子曰否泰繫乎運窮達不足以論士得失在乎

適偶舊寫本無偶字營辱不可以才量當作量才時命不可以力

求遭遇不可以智違故尚父者老婦之棄夫韓信者

乞食之餓子蕭公者斗筲之吏黥布者刑黜之亡隸

當其行龍姿於虺蜥之中卷鳳翅乎斥鷃之羣則彼

龍后謂爲其倫

抱朴子曰四靈翳逸而爲隆平之符幽人嘉遁而爲有國之寶何必司晨而銜鑣羈絆於憂責哉有用人之用也無用我之用也徇身者不以名汨和修生者不以物累己

抱朴子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於器外揆能而受者不負責於力盡故滅熒燭者不煩滄海扛斤兩者不事烏獲運薪輦鹽不宜枉騏驥之脚碎職瑣任安足屈獨行之俊矣

抱朴子曰眇滄之流不能運大白之艘升合之器不能容千鍾之物熠燿不能竝表微之景常才不能別

逸倫之器蓋造化所假聰明有本根也

抱朴子曰郢人美下里之淫聲而薄六莖之和音庸夫好悅耳之華譽而惡利行之良規故宋玉舍其延靈之精聲智士招其獨見之遠謀

抱朴子曰瓊珉山積不能無挾瑕之器鄧林千里不能無偏枯之木論珍則不可以細疵棄巨美語大則不可以少累廢其多故叛主者良平也而吐六奇以安上羣盜者彭越也而建弘勳於佐命

抱朴子曰五嶽巍巍不以蒸疾傷其極天之高滄海混漭不以含垢累其無涯之廣故九德尚寬以得衆完尼汎愛而與進



